

節錄同學們收集的防疫方

(一)

生薑紫蘇葉茶

作用 疏風解表，溫肺去濕。適合受雨、或過食生冷寒涼後發冷、胃脹不適、咳嗽、有白痰人士。

材料 生薑三片

紫蘇葉 10 克

陳皮兩角

做法 將所有材料加清水四碗，大火煮滾轉小火煮約 20 分鐘，隔渣後，可分多次飲用。

(二)

藿香醒胃茶 (1 人分量)

適用體質：天氣潮濕，易患感冒、鼻敏感者

材料：藿香、桑葉、紫蘇葉、陳皮各 3 至 5 克，生薑 1 至 2 片，黃糖少許

方法：以開水浸泡所有材料 10 至 15 分鐘便可，代茶飲用。

(三)

潤肺益胃湯 (1-2 人分量)

適用體質：口乾舌燥，飲不解渴，咽癢乾咳，無明顯感冒症狀者

材料：南北杏、麥冬、玉竹各 5 至 10 克，淮山、五指毛桃各 10 至 20 克，雞腳 3 至 5 隻，蜜棗 1 至 2 粒，生薑 2 至 3 片

方法：雞腳先洗淨及汆水，再放入所有材料，加 3 至 4 碗水，武火煮沸後，再以文火煲約 30 分鐘，加入適量食鹽再煲 10 分鐘便可。

(四)

健脾補氣湯 (1-2 人分量)

適用體質：常覺頭重乏力，困倦嗜睡，大便溏黏，舌苔厚膩者

材料：芡實、北芪、茯苓各 10 至 15 克，陳皮、白朮各 5 至 10 克，合掌瓜 1 至 2 個，瘦肉 100 至 200 克，生薑 2 至 3 片

方法：瘦肉洗淨及汆水後，與洗淨的連皮合掌瓜一同切細，再放入所有材料，加 3 至 4 碗水，武火煮沸後，以文火再煲約 40 分鐘，加入適量食鹽，再煲 10 分鐘便可。

Our two staff members of Lingnan Gardeners, Dr Yan Xiaohui and Mr. He Zhixiong, participated in an online forum which was viewed on live streaming by 78,000 audience. Here are excerpts of their speeches.

嶺南彩園的嚴曉輝博士和何志雄先生，參加了一次網上論壇，直播時有 7.8 萬觀眾。以下節錄其發言。

鏈接：<https://youtu.be/9dSnIKXRwFI>



主講嘉賓：

溫鐵軍：著名三農問題專家現任中國人民大學鄉村建設中心主任、福建農林大學新農村發展研究院執行院長、西南大學中國鄉村建設學院執行院長、北京大學鄉村振興中心主任，國家環境諮詢委員會委員、國家糧食安全專家委員會成員，商務部、民政部、國家林業和草原局、北京市、福建省等專家顧問，以及中國郵政儲蓄銀行獨立董事，中國農業經濟學會副會長。

對話嘉賓：

何志雄：梁漱溟鄉村建設中心理事，自 2005 年開始參與鄉村建設工作和學習，包括北京梁漱溟鄉村建設中心農村發展青年人才培養工作，永

濟蒲韓青年公社督導工作，全球大學可持續鄉村發展比較研究工作，以及三農問題與政治經濟學理論研究工作等等。

賈林州：國仁城鄉（北京）科技發展中心副總經理，鄭州易農諮詢執行董事。長期從事農村調查、政策研究、農村改革試驗區一線工作。曾任北大縱橫諮詢公司高級諮詢師，深圳豐盈諮詢合夥人。社會兼職有弘農書院理事、教育部高校創業導師、中國農業大學碩士生導師、武漢大學中國鄉村治理研究中心、首輔智庫三位一體研究院研究員等。

嚴曉輝：嶺南大學博士，國仁鄉建社企聯盟理事長，全球大學聯合發起人。曾就讀於西北農林科技大學，2004年加入晏陽初鄉村建設學院；2009-2017擔任北京小毛驢市民農園總經理；2018年聯合發起國仁鄉建社企聯盟。從事鄉建設工作近二十年，長期關注鄉村社區的生態化建設，目前主要從事國際鄉村社區比較研究。

特邀主持：

楊帥：北京理工大學人文與社會科學學院經濟學系副教授

節錄自 - 後浪對話前浪——後疫情時代的全球區域化

以下節選自兩位講者講稿

美國金融資本衰變與去全球化戰略轉型

何志雄

主要是對美國宏觀經濟做一點客觀的描述分析，結合當前美國的政治行為表現，試圖理解其中的內在聯繫。我們知道，2007年美國爆發了次貸危機，隨後演化為2008年的華爾街金融危機，2009年最後引爆了全球金融危機。對於這次金融危機，我們可能低估了它的歷史意義，特別是低估了它對美國產生了具有分水嶺意義的影響。溫老師有個判斷，2008年時金融化危機，現在是全球化危機。金融化與全球化既有差別又有聯繫。

美國在上個世紀七八十年代開啟了這一輪的全球化，大量產業外包外移，好像是在分享好處，提供別人搭便車的機會。其實，天下沒有免費的午餐。美國開啟全球化的前提是它自身轉向金融化，率先進入金融資本主義高階段。這又是在1971年佈雷頓森林體系解體，美元成為全球硬通貨，成為最主要的國際貿易結算和儲備貨幣，

美國掌握了國際貨幣金融制度的建構權和話語權的前提下進行的。

我們可以通過實實在在的資料來看，美國通過金融化究竟搭了什麼便車，佔了什麼便宜？以中國為主的發展中國家，向美國做了雙重輸出的重大貢獻，一方面是商品貨物的輸出，提供美國低通脹的紅利；另一方面是過剩外匯儲備的輸出，讓美國享受低成本的信貸資金。在此過程中，美國對外進行制度成本轉嫁，享受“暗物質”收益。1996-2010年美國累計產生6.98萬億美元經常帳戶逆差，佔全球逆差的60%，但同期其對外淨債務卻只增長了2.3萬億美元，亦即，在表面嚴重失衡的貿易赤字下，美國通過金融效應獲得的收益高達4.67萬億美元，這其中大部分為2001-2007年間獲得，為3.86萬億美元，佔同期美國GDP總額的4%。這被國際學界稱之為“暗物質”的國家間財富關係，其實在本質意義上表徵了在當今國際經濟金融體系裡不同國家的不對稱地位。2010年—2019年美國累計產生4.3萬億美元的經常帳戶逆差，但同期對外淨債務卻增加了約7.4萬億美元。

1996年—2008年，美國內部非金融企業淨資產增加10萬億美元，債務增加約8萬億；2008到2019淨資產僅增加1.3萬億，債務增加13萬億，總資產增加約14.3萬億。1996到2008年家庭和非營利組織債務增加9.5萬億，2008到2019只增加1.6萬億，幾乎全是消費信貸的債務。

這說明美國居民借債消費的能力 + 企業投資消費的能力都在急劇下降，這意味著美國在2008年金融危機之後，不僅不能通過金融效應獲得足夠的“暗物質”收益，只能通過內債和外債的急劇增加來支付經常帳戶巨額逆差。從投資賺錢轉變為借錢賴帳，美國金融資本的盈利生態在惡化，產生“暗物質”的能力嚴重下降，債務擴張產生的經濟效益急劇衰減，一個失效的、衰老的、失去動力的經濟體。

2008年金融危機之後，美國金融市場像一個黑洞，吸收越來越多的信貸和資金流，債務和總資產的規模越來越大，可是產生不了“暗物質”這種真正的淨財富，本質上就是產生不了剩餘價值。但全球市場資金流總量是有限度的，美國黑洞吸走的越多，其它新興市場經濟國家就越來越困難，全球化危機也就越來越嚴重。

所以說，美國引以為傲的金融化在2008年

之後陷於困境，或者說在原有的那套全球化金融遊戲規則下無以為繼，那麼，美國會不會在純粹的自由市場規則之外採用政治的和意識形態的非市場手段來維持它的霸權，來對付中國的挑戰？甚至採用冷戰的手段來對付中國。

另外，從美國國際收支平衡表就可以看出，美國一直是依靠金融帳戶的順差來彌補巨大的經常帳戶赤字。而美國主導國際貨幣金融制度的金融霸權，是美國金融帳戶順差的關鍵。但是，自2009年全球金融危機之後，美國金融帳戶中證券投資和其它投資領域資本流入急劇下降，特別是2015年和2018年，比最高峰時期每年少流入約7000億美元。

面對這一巨大的國際收支失衡，美國除了印鈔票增加國債之外，就不得不想盡辦法迫使部分對外直接投資資本回流。為此，特朗普2017年底不惜推出美國歷史上最大規模的減稅政策，吸引直接投資資本回流，試圖使美國再工業化。這幾乎得到了美國上下一致的認可。美國FDI流入差額，在經歷了十多年的淨輸出之後從2015年開始轉為淨輸入。

全球危機惡化條件下的底層生態

嚴曉輝

接著前面何志雄和賈林州的討論，我想重點談一下稍微具體一點的議題，就是關於當前全球生態惡化條件下的底層生存問題。也即，在溫老師反覆強調的全球化自身的危機底下，鄉土社群、底層民眾如何進行自我保護，創新生存模式。

我所理解的生態，主要是指我們當下所處的生存條件、生存狀態。這些條件包括自然環境，例如氣候變化，資源短缺，農業條件等；也包括社會環境，比如經濟環境、政策環境、不同層面社會組織關係等；還包括不同的文化差異、思想體系、知識和認識等。因此，在這個理解下，我們今天面臨的生態危機就是指以上多個方面都在發生著劇烈變化，如果這些條件多數是越來越不利於底層民眾的生存，那對他們來說，就是生態全面惡化了。

當然，如何看待以上變化，和我們每一個人自身所處的空間和歷史有關。最近前浪後浪的話題比較熱，我們今天的直播也蹭了一下熱度，其實所謂前和後，僅僅是基於單一的年齡條件的假設，實際上，不同年代、不同區域、不同階層、不同家庭成長起來的人，看法、感受、思想和行

為方式肯定是不一樣的，我們只能說同一個年代的人，有著接近的成長背景，但不可能忽視其它方面的差異，也不能抹掉多樣化的個性格表達，更不能無視越來和越拉大的階層落差。

從我個人來說，我的看法，也來源於我的經歷，是我成長的歷史的一部分。我出生在農村，從大學時期就關注環境保護的問題，那時候我在學校裡和幾個同學一起創辦了一個環保協會，有一年暑假，我們組織了27個同學，我帶隊徒步考察渭河，大家頂著酷暑，風餐露宿一個多月，走遍了關中平原的近百個村莊，然而我看到的不僅僅是環境污染，不僅是工廠排放污水，農民使用農藥化肥，更重要的是發展導向的大環境對人心的污染，在整個現代化面前，農民生活非常被動、無奈和艱難，比如有一個村莊，造紙廠的污水已經導致附近幾個村的地下水完全不能飲用，村民要去外地運水來喝，但是他們照樣用污水澆玉米，而且全村人都配合造紙廠阻礙環保部門的檢查，對我們的訪談也都避而遠之。畢業以後我就從環境保護轉向鄉村建設，加入了當時溫老師剛剛在河北定州創辦的晏陽初鄉村建設學院，專門為全國的農民提供生態農業技術培訓。因此，從我的經歷來說，我很早就認識到，生態環境的問題，不只是關注所謂客觀自然本身，還關聯到社會的組織和生產方式、也關聯著人心。所謂人心，就是人怎麼看待環境與自身的關係，怎麼對待自己的生存狀態，採納何種知識結構和話語表達等。

生態環境的惡化不僅僅是多方面的，各個方面之間也是互相關聯的。這幾年以來，我們經常聽到今年是有記錄以來平均氣溫最高的一年之類的說法，接著我們發現一年比一年高；現在一到夏天，大家就能感受到的自己的命是空調給的，煎雞蛋不用平底鍋，馬路就行；可是連很多農村地區都不得安裝空調的現象背後，對應的是全球的能源短缺問題。說到短缺，我今天會以為我當年做環保宣傳的時候學到的是假知識，現在誰還在說短缺？前一陣子石油期貨還是負值。這就不得不關聯到全球政治和基於政治或經濟目的考慮的這些輿論、媒體和科學研究，哪一個是客觀的？全球變暖，海平面上升，我們以前可擔心了，然而今天，當北極真的開始融化的時候，上演的卻是相關國家的關於資源開採權的爭奪戰，而且，稍微關注一下就會知道，在川普總統那裡，全球變暖是假象，能源根本不存在短缺問題。

前邊我試著描述我對生態的理解，以及生態危機的多個視角和內在的關聯，在這個分析的基礎之上，我想試著說一下，今天的社會所面臨的主要問題是什麼。

在我看來，過去的鄉村的危機，鄉村衰敗，包括三農問題，都主要是全球化的發展模式導致的，尤其是自由化的市場經濟。今天大家都要回應國家戰略，開展鄉村振興，但新的條件下的鄉村發展，已經不可能繼續再採用全球化的市場邏輯，因為整個全球的發展條件都已經發生了變化，甚至可以說劇烈惡化了。比如說開放市場，什麼條件下開放對國家和人民有利，什麼條件下開放有害？什麼時候別人鼓勵你開放，什麼時候把我們的開放和全球市場擴張視為威脅，這些都是要看不同歷史條件和國際力量變化的。這一點前面何志雄也講到了，比較優勢發生了明顯變化。

溫老師最近反覆強調，我們當前面臨的最大的危機是全球化自身的危機，這次疫情加劇了全球產業鏈重構，加速了地區分化和各地的保護主義，這種危機在國家層面已經表現的非常明顯，我們也都能看到，最近西方很多國家藉著疫情對中國進行抹黑和打壓，這種趨勢不是疫情導致的，而是從很早之前的貿易戰就開始了，它是連貫發生的，疫情只是讓它加速爆發。說到這裡，我就順便補充一句，我們討論全球化危機，批判全球化，不是先在地就拿出來一個反全球化的立場，而是說，當全球市場為某個國家或地區帶來的風險大於機遇的時候，我們就得重新評估這樣的方向了。墨西哥的恰帕斯運動早在 1994 年就開始了，那時候他們就感受到全球化給原住民社區帶來的危害大於機遇，所以他們拿著木棍和圍巾就跑出來了。今天我們面臨的狀況，不僅僅是繼續推進全球化對民生不利，而是面臨被西方排擠，被強迫與全球市場脫鉤，人家希望你垮。無論如何，要說徹底和全球市場脫鉤也是不可能的，但是期待我們能夠主導一種新的全球化也是艱難的，因為這一次更多地是被迫脫鉤，被強制排擠，不允許有取代的可能，我們都很清楚這幾年華為等中國企業是如何被打壓和排擠的。

既然這一次危機在國家層面的較量早就已經開始了，剛才林州也談了我們國家如何繼續保持經濟穩定。但是對於普通民眾來說，全球化危機意味著什麼呢？

今年年初，我導師劉健芝老師帶著我們團隊去委內瑞拉調研，大家都知道委內瑞拉這幾年持

續被西方主要國家封鎖，就是不讓它出口石油等商品，同時在主要工業產業供應上也採用斷供的做法，被封鎖就是被迫與全球化的金融和貿易體系脫鉤嘛。這種情況下，委內瑞拉全國的生產生活出現非常嚴峻的局面，整個國家經濟下滑了 70% 以上。全國多個地方出現食物短缺，運輸癱瘓等局面，電力供應也下滑了三分之二，但是你說委內若拉缺石油嗎，它為啥交通癱瘓？因為汽車的零部件被斷供了，汽車壞了沒法修，電力呢，他們的水利發電機組三個壞了兩個，也沒法修。同時它國內反對派在美國的支持下還在不斷奪權，政治壓力很大。我們去了以後看到，當地的很多社區，包括一些平民窟，在持續困難的局面下，他們開始自己組織社區居民生產食物，社區自己籌建醫療站、組織民兵維護治安、建立公共食堂等；有一個地區專門推行後院種植，那些地方的農民反而過得不錯，自己家裡啥都種了，多出來的拿去集市交換，大家成立各種互助組，學習農業技術、食物加工、各種手工等。

這個情況和我們國內農村，尤其是一些傳統村莊是相似的，新中國從 50 年代末就面臨過被封鎖的境遇，艱苦奮鬥、自力更生就是在那種情況下提出來的口號。我們長期參與山西永濟蒲韓社區的工作，今年春天，蒲韓的合作社就給幾千戶社員一次性分發了三萬包蔬菜種子，因為疫情影響，他們為了防止購買不方便，也預防食物漲價，就鼓勵大家在家門口小菜地多種一點蔬菜瓜果。

同樣的，如果有經常通過網購跨境電商購物的朋友，最近應該感受到，一些進口商品開始缺貨、延遲、退款的情況。所以我們能看到從晶片、軟體等高科技產品，到餅乾、化妝品的日常消費品，都出現斷貨或缺貨，我想未來這些情況可能會越來越嚴重，這是全球產業鏈調整的直觀表現之一。

當然，我們國家也在調整策略，比如我們有全球最完整的工業體系，幾乎什麼都可以自己生產，或許短期內不會出現汽車缺零件，發電機缺維修的狀況，這個調整方向是好的，但是同樣我們也知道，我們國家是能源和原材料非常短缺的國家，如果沒有了能源和原材料供應，再完整的工業體系也很難發揮作用，就溫老師剛才說的，狂魔也可能狂不起來。這個可以參考朝鮮 90 年代的現代化危機，當時在蘇聯的支持下，朝鮮迅速推進農業現代化，後來蘇聯解體，供給中斷，

加上被西方制裁，拖拉機沒有油，就是一堆廢鐵，農業生產一下子停滯了，就出現大面積饑荒。所以說，全球化解體的過程，表面看是產業鏈條和商品市場的危機，其實最終面臨的還是自身的自然環境條件不足，自我生產難以為繼的問題，從這個角度來說，危機之下，一個地區是否能維持可持續，主要看其的生產是否基於在地資源條件而開展的，而不是參與全球分工單一產業。所以自我生產實際上最關鍵的是實現在地生產，實現依托於在地資源條件的生產。

生態文明是我們國家的重大發展戰略，那麼在鄉村振興的層面來說，在全球生態惡化，全球化逐漸解體的危機底下，鄉村社會如何維護自我生存？過去我們推動各地發展單一的特色產業，然後通過市場來調配，但是當經濟危機可能發生的時候，民生問題就會變成首要問題，我們生產的東西不是我們自己需要的東西，又要通過市場購買必需品，這就麻煩了，基本需求出了問題就是大的民生問題，所以中央最近再三強調民生優先。全球各國的輿論來說，疫情之下，誰能保民生，誰的政治就能穩定，否則一些國家和地區的街頭抗議，在我們看來是啼笑皆非的。當我們不能再繼續依賴全球市場，不能指望像過去那樣的充足供應，在地化的生產就顯得尤其重要。

如果把鄉村社區看成一個小生態體，促進社區內部的自我組織，自我生產和自我建設，走在地化的多樣性發展之路，或許是當前危機下的主要出路之一。在地化、生態化的提法，其中最主要的內涵，就是擺脫過去的市場化和資本化的生產及組織社會的方式，比如我前面說的蒲韓社區，給社員分發種子，是非自由市場的行為，也是非逐利的做法，自己家種植自己需要的食物也是非市場的，並且這些做法是結合自家院子、房前屋後等在地條件的。我們在北京的小毛驢市民農園，市民自己租地種菜滿足自家需求，也是一種不同於市場購買的生產行為；我們還在香港嶺南大學開展了嶺南彩園，讓學生們學習種植，這一做法來自於我們去英國學習轉型城鎮的經驗，當地最大的問題是本地的食物短缺。因此，條件不同，就可以創新不同的經濟模型，經濟不是一種模型，從鄉建的立場出發，我們不斷地鼓勵和支持不同的鄉村，創新多種生存體系，與全球大的變革中做持續鬥爭。

既然我前面說到，危機是生存條件的變化、惡化。我剛才舉例的幾個例子裡，他們之所能做

這樣，是因為這些社區的組織關係不一樣，比如有他們合作社，有公社等、有互助組等等，是有社區自我組織的基礎條件。同樣地，變化中的危機也是促成他們轉化內部組織關係的條件，但是光有這些條件還不夠，改變生存條件、生存模式的條件，還有人心的改變，這需要思想創新的思想引領，知識的再生產。所以，鄉村振興作為國家生態文明建設的重要策略，當我們想要引導鄉村變革，首要的工作就是基於目前的大環境和危機條件，大膽開展思想創新，用新的思想，引導新的行動，為鄉村的在地化自我生產引領方向，這也是我覺得我們年輕人應該抓住這些變化、對未來抱有信心並擔有責任的原因之一。

溫老師團隊最近幾年思想引領方面做了大量的研究和創新，期待溫老師為我們進一步講述和提點。謝謝大家。

溫鐵軍老師的回應：

剛才曉輝講到的氣候暖化，即當前疫情以及後疫情時代人類生存條件改變導致人類必須做自我調整的敘述邏輯是非常清楚的。當北極和南極隨著氣候暖化，冰帽在融化、冰川在減少，當然會導致海平面上升。自然地理氣候條件各方面的巨變對人類生存來說是個重大威脅。

如果你們查查地圖，就能看得到北極和南極是兩個藍色甚至深藍的寒冷地區，越向地球中間部分顏色就越紅，紅與黃最後變成深色，它是溫度變化的一個圖。大家可以看到在紅黃之間的地方，崛起了一塊藍色，那就是青藏高原。其實它是世界的一極。我們說除了南極、北極之外，還有第三極—青藏高原。中國處在受青藏高原影響而形成的氣候帶及三級臺階地理分佈條件之下，中國人歷史上以農業社會生存萬年，保持了農業社會的萬年農業文明，主要是與第三極所構成的淺表地理資源條件和氣候環境條件高度相關。當氣候暖化時，洪荒一片，就必須治水。大禹的父親鯀治水是以“堵”的方式，但沒成功。大禹就得“導”。可以看到，中國考古最新的發現是浙江的良渚古城，它是一個龐大、完整的水利體系，是距今 5000 多年前形成的古城。這個古城不僅有十幾道水渠，還有兩個水庫，從山往下，到丘陵、到平地，它的整個水系是完整的。其實就是說，在那個年代既有大禹治水疏導各部落所遭遇到的水患，使之東流入海而形成部落聯盟，建立夏王朝。氣候變化帶來人類生存條件的變化，在歷史

上就是長期存在的，它導致了中國王朝在歷史上發生過多少次重大變革。

我們講這次是全球化的危機，當把這次全球化危機的演變和氣候變化結合在一起時，我們面前就展開了一幅更為宏大的畫卷，我們看到，儘管這次疫情看起來是比較偶然的，但如果我們把疫情作為一個客觀世界變化的依據，納入到人類近幾百年追求現代化過程中所造成的對大自然的破壞，客觀上疫情只是整體中的一個事件。尤其是在座的很多都是年輕人，當我們主張做一次“前浪和後浪對話”的時候，我其實想說的是，我親身經歷過“老冷戰時代”、“後冷戰時代”，現在又正在經歷“新冷戰”。在過去的半個世紀，我們追求了一個好像比較現代化的生活，並未在意過人類用這樣一種高消耗的發展方式有什麼不妥，儘管它並沒有直接表現為對人類的懲罰。但我們對自然、對這個世界所造成的損害，反而在這個階段反作用於人類，也就是後來這 20 年，人類開始意識到我們不能這樣繼續下去。大家知道，從 70 年代開始就在討論環境問題，那個時候羅馬俱樂部就開始討論人類對自然環境的破壞、生態的災難等這些東西。進入新世紀，關於氣候暖化的問題就逐漸達成共識了。但正是在這個階段上出現了很大的差別：世界上引領全球化的主導國家率先完成了人類追求所謂現代化的過程，並對所造成的自然災變採取了一種非常反面的態度，認為那是謊言、不承認，然後退出各種各樣與之相關的國際協定、國際活動，即所謂的對立體系，看來不是一個簡單的、只是在經濟領域發生、也不僅僅在疫情爆發這個領域，而是在人類共同所遭遇到的這麼重大的挑戰面前，出現了用冷戰意識形態來劃線的、或是和冷戰的政治導向相關的一種潮流趨勢，這個其實是非常有害的。所以，我建議大家思考疫情當中以及進入後疫情時代，人類社會到底會發生什麼變化？考慮我們如何應對的時候，要把這些大的因素考慮進來，同時要著眼於微觀、著眼於自己，從自己做起，從身邊的小事做起，從家人做起。像這種引領全球化的大國退群，他們根本不承認氣候暖化、不承認人類這種過激的、所謂追求現代化的活動已經引起了大自然的強烈反抗。所有這些東西如果都被認為是謊言、不被承認的話，我們幾乎是擋不住這種具有世界霸權國家地位的國家退群，反過來所造成的進一步更為嚴重的破壞。所以當年 SARS，現在有新冠病毒，還有什麼豬流感、西

班牙流感、愛滋病、埃博拉病毒等各種各樣的東西，都在這些年一個接一個出現。在這種情況下，我覺得曉輝其實是做了一個梳理，但是這個梳理在我們這很少有人聽得到，是因為我們太主流了，我們某種程度在這個世界上屬於一種激進發展主義的趨勢。

我們幾乎聽不到非主流的聲音。相對於前面兩位，剛才嚴曉輝的介紹，我覺得可能和我們每個人的相關度會更高一點，因為他直接講到了人類在應對大危機的時候，怎麼才能夠“在地化”、怎樣才能從自我做起，他講了很多小的案例，大家可能也想像不到，比如他舉例當年的朝鮮饑荒災難，據說也是百萬級的規模，人到底餓死多少我們很難知道。但總之，這被我們歸納為是過早推進城市化和農業現代化所造成的巨大代價，最終演化成北朝鮮大規模的饑餓。無外乎就是化學的農業方式，通過讓大量的勞動力進城，而剩下少數人會開拖拉機、但不會使用傳統工業工具與技術的人在農村；在原來的換貨貿易體制下，通過農產品剩餘與農產品短缺的西伯利亞交換石油來發展石油農業、推進城市化。當人們在享受現代化生活一段時間後，突然遭到石油斷供、拖拉機零部件缺乏，於是石油農業無法繼續，沒有糧食人就會餓死，這就是客觀的教訓。

類似的情況其實也發生在古巴。只不過因為北朝鮮緯度比較高，到冬天時因為缺乏食物和取暖工具，人民只能餓死、凍死。而古巴，過去給蘇聯和其他社會主義國家提供糖（依靠糖出口的單一經濟體），當遭遇蘇聯解體、大量糖不能再繼續出口，加之美國趁機對其進行封鎖，因此原來蘇聯向古巴提供的汽車、拖拉機、工業設備只能暫停，也沒有國家給古巴提供糧食了。古巴最困難的時候，每個居民每天只能領到兩片麵包三根香蕉，幸虧它是地處熱帶，它的生態資源迅速恢復，這時候古巴利用熱帶氣候和生態資源充分恢復的條件直接進入了生態農業、實現生態化。之後被聯合國評為全球生態化農業典範國家，反而成為引領。通過古巴和朝鮮對比就發現，其實氣候變化在人類遭遇到政治改變的時候具有非常重要的、甚至是很直接的影響。